

握在手裡的時代寂寞感

曹潤霖

· 葛哲昕 ·



照片攝於民國三十五年的北京南苑機場，當年曹潤霖二十二歲，是位青春正茂的小空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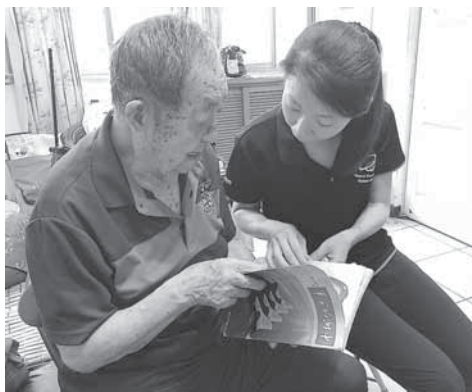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開始，那年他十三歲；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，他二十一歲；他的一大段青春歲月成長於在八年抗戰之中。如今，民國一〇七年了，九十四歲的曹潤霖仍心心念念著那段家國同命的血淚戰史。

在近二十年的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月刊中，偶爾能看見一個名字出現在作者欄裡，那些文章是關於某些戰役的回溯、某些人物的憶往，諸如〈

憶蘭州空戰大捷六十週年〉、〈六十年前舟山大撤退——保存臺灣戰力〉、〈憶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〉，以及〈永遠忘不了的恩師——勞聲寰將軍〉等。一篇篇文章乍看之下雖與一般回憶錄或戰役介紹文無異，然而在一字一句中，卻是曹潤霖走過八年抗戰、金廈之役、國共內戰等諸多戰役的親身體驗，如此珍貴。



曹潤霖、夫人（左一）與獨生女（右二）現同居臺北，一家三口感情和睦融洽。



用文字記錄下親身走過的戰役，一本本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月刊都是曹潤霖珍藏的歷史回憶。

曹潤霖生於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的甘肅蘭州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此時的曹潤霖正值青春熱血的十八歲，考取了四川成都陸軍官校第十九期；不料，他卻在入伍後訓練期中的某一次操訓時，不慎傷了腿、無法行動，只好退訓回家。然而，心有澎湃熱血的他念於壯志未酬、心有不甘，便於民國三十二年進入航委會於蘭州的空軍通信學校就讀，為第四期正科生，經過六個月的訓練後，即回到成都空軍通信學校受教。

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，他們那個期班在日本投降的兩個月後畢業了。八年抗戰中，日本飛機連年空襲蘭州，全城大火，死傷無數。蘭州空戰堪稱是中國空戰史上最慘烈的一

次消耗戰，我空軍飛行員處於極端劣勢下，仍能無畏強敵機群凌空，飛上青天與之拚搏，並打下日機十五架之多，成功擊退進犯敵機，其景其事迄今深植曹潤霖心中。

民國三十八年八月，曹潤霖奉命派至陸軍第四十五師（原為空軍警衛第二旅），駐防金門東部馬山，負責地對空電臺，守備戰略要地之安全警備衛哨勤務，配備五〇重機槍及四〇高平兩用槍砲，當時師長為勞聲寰將軍。勞聲寰將軍對曹潤霖印象深刻，他曾在回憶錄中說道：「當時我率領陸軍第四十五師駐守金門，在空軍地對空電臺的工作人員中，看到了他的名字。我記得他是因為，有一次我在南京玄武湖邊散步時，突然一名身著空軍制服的年輕人走過來向我敬禮，



曹潤霖如數家珍、鉅細靡遺地向作者述說過往的軍旅經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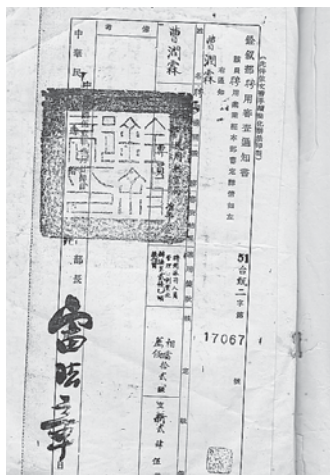
曹潤霖驕傲自述：「我老曹，不是英雄，可是好漢」。

說他是我在空軍入伍生總隊時的學生，叫曹潤霖。」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初，福州、廈門一一失守，大陸地區已全部被共產黨軍隊占領，臺灣面臨嚴重的威脅，隨著大嶝島的失守，陸軍總司令湯恩伯下令勞聲寰派一部小型電臺至小嶝島支援。那時大、小嶝島於退潮時和大陸是相通的，因此退潮時，是會與大陸相連接的；不料，在解放軍的進攻下，當時派往該地的我軍官兵全數陣亡。曹潤霖原本在這個連，但因病未出任務，大幸躲過了這場災難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才得以在數十年後的今日，再從他的口中見證那些遙遠的抗戰歷史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我國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，曹潤霖曾回蘭州探望家人，但後來漸漸不去了。他說，離開了

數十年，「那個家」對於自己而言，已經相當陌生，他少年離家，父母去世後，甚少交集的親戚們，就更為陌生了，除了發發紅包，還能做什麼呢？再說他們現在也不怎麼缺錢了。

曹潤霖興奮地拿出一本本書籍和那一張張照片，其中一張照片中的他是年輕時英姿煥發的模樣，身著一襲筆挺軍服，臉上戴著一副帥氣到不行的墨鏡，無需任何介紹、言語，就能一眼看出他當年的自信與驕傲。除此之外，他更輕輕翻閱著手中的那些書籍，而那些書籍裡刊登著他的文章，



曹潤霖卸下戎裝後，轉任民航局擔任專員。

戰火中結下的情緣，讓曹潤霖與當年的空戰英雄們維持情誼，偶有聚會話當年；可惜歲月無情，繼徐華江（右一）於民國九十九年仙逝後，陳燦齡（右三）也於去年長辭歸天。



也記載著那些他曾熟悉的長官。無論是影像還是文字，都見證著他一路走來至今的九十餘載。

採訪過程中，曹潤霖言談中始終環繞著空軍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每一位到了這般年紀的長者，能在談吐中信手捻來或潛意識道出的，都是這輩子迄今為止，最讓自己引以為傲的人、



退伍多年，卻仍心繫空軍，圖為曹潤霖至空軍第二聯隊參訪時與時任聯隊長劉震武將軍之合影。

事、物……。他的語句中和雜著一些濃厚的口音，我認真地傾著身，細細聽他緩緩說著。他握著我的那雙手帶有些許涼涼的溫度，彷彿能從那樣的溫度中，有意無意地感受到一種寂寞感；然而我明白，擁有心愛女兒、妻子在身邊陪伴著的他，所擁有的那種寂寞感是時代給的、是歲月予的、是曾經在動盪的歷史裡所一路走來、揮之不去的。他用著寂寞的口氣說著仍舊熱血沸騰的曾經，那一則則親身經歷的故事也許在我聽來新鮮，但與其他也用烽火做背景、以砲聲為註記的歷史故事無異，它們在遙遠的年代裡，有著雷同的傷痛、經典的情操，但卻是曹潤霖最扎扎實實的一生。在這一次拜訪曹老師前，他曾數次邀約



對曹潤霖來說，唯一的女兒是上帝賜給他最寶貝的禮物，他在記錄軍旅戰事的日記本裡頁貼了與女兒的合照與獨照，並寫下「老爸的寶」，愛女之情溢於言表。



我們和他一同聚聚，當時還疑惑著他是否有重要的要事告知，而這次的拜訪、如今感受著這樣握在手裡的時代寂寞感後，我恍然大悟，為何他這麼熱情地要邀約相聚，原來他極為單純地，是爲了將他怎樣也傾訴不完的那一份可愛的寂寞，透過緩慢的言語、濃厚的口音，和那依然澎湃無比的心，承接在中華民國新一代空軍的我們身上、記憶裡、文字中、書本內，僅此而已。